

洱海怀想

彭生茂

冬日的寒风正掠过北方的天空,而我,心里却在回溯春天的印象。

是的,我想有必要去看看洱海。

那是三月的一个午后,从昆明出发的大巴车经过近五个小时的跋涉,停靠在乍暖还寒的大理州街道上,清冷的空气里裹挟着鱼腥和花草混合的气息,让我有些茫然失措,此刻我急于寻找双廊镇,据说那里的水更清,天空更纯粹。

洱海那一泓蓝的水,匍匐在夜空和苍山的臂弯之中,向我传递着来自天外的消息和过往的秘密。她的神祇般的指引,迫使我尽速离开巢穴,抵达她的温柔之乡和缠绵的梦境。

搭上一位白族大哥的出租车抵达目的地。那是一条环海的路,一路景色旖旎。洱海并不是海,而是状如人耳的湖泊,面积达250多平方公里,为云南第二大淡水湖。

我在双廊一个叫“洱雨花夏”的客栈住下来,房东的女儿叫杨凤,她低头写字的样子也似曾在我的梦里出现过:脸有些黑,明眸中隐含着洱海的风情。

“请问杨丽萍住在镇上哪里?”我来双廊

镇的目的多半是因为这个舞蹈之神。

“在玉几岛上。”杨凤给我撕了张票,“她有两处房子,太阳宫和月亮宫。”

“洱海醒来”客栈在哪里?”我还想寻到一个久未联系的朋友所开的客栈。

“洱海醒来”?杨凤摇摇头。她的笑靥像栀子花开。

有些遗憾。记忆中,朋友文字犀利洒脱,一时也曾风生水起,然后就隐居洱海了。“洱海醒来”,蕴含的是痛彻心扉和人生思考吗?面对物质、名利和理想的艰难抉择,我正游荡在路上。

我租了辆电动车环洱海骑行,这是一条清冷的街道,路边散落的摊位悬挂着丝线和白族服饰。一个游客模样的外地女孩坐在小凳子上,阳光从一棵榕树上倾泻下来,落在街上和编织头饰的女孩的脸上,苦柳和栀子花在水边伸展并倾诉。纯净的画面,勾起了隐藏在内心的温暖记忆,这天高地阔的边陲,沉寂的思想及灵魂会苏醒,会复活!

夜幕落下,我独自去往玉几岛探望太阳宫和月亮宫。有些失望,太阳宫正以酒店面目天价经营,月亮宫仅稀疏的灯光,全无“芳容”的想象。

返程路遇流浪歌手草海。这个毕业于重

点大学的安顺籍青年,辞别仕途选择了浪迹天涯。他喜欢一人独处,并出售自己原创的CD《在路上》,每张一百元。此刻,我是第六个买碟人。

“喜欢听什么?”草帽压得很低,草海在怀抱的吉他上滑出一串音符……

“《在路上》吧。”我想听原创,想捕捉草海在灯影下忽明忽暗的脸,那张隐藏了露水和爱情的脸,也应该镌刻着洱海的苦难与秘密。

草海委婉而低沉的腔调,弥漫着一个执着于艺术的歌手在风尘中的跋涉和坚韧。

到海街,我被另一位艺人吸引。这位吹箫的女子盘坐在自备的台灯下,一首曲子悠扬哀婉。女子叫萧玲,家住广东茂名,毕业于某大学设计系,却与民谣音乐人夜郎组建了“箫十三郎”后民谣组合。

“今夜卖出几张碟了?”我看到了洱海般深邃的眼睛。

“两张。”她停止吹奏,宽松的裙裾传出海濤一样翻滚的声音。

“算我应该是第三张。”笑脸的我掏出一百元递给她,“能给我吹一首你熟悉的曲子吗?”

“当然可以。”萧玲喜形于色。她吹了爱人夜郎作词作曲的《再见萤火虫》:“晚风轻轻

吹过入夜的山冈/鸟儿听见月光流进你眼里/你们都还是数星星的孩子/不停寻找自己又迷失……”

夜色,音乐美,洱海和飘忽的灯光,都曾是我记忆的一部分。无关苦难,无关财富和身外之物,一切皆彰显着朴实的自然之美和人类之爱。

凭栏远眺,苍山依稀可见,巨人一样守护着洱海。大理古城或许正在酣睡,摇曳的灯火呼应星光,在海面映出一片虚幻的橘黄色,如梦境般嵌入游子的内心,既博大精深,又包容隐忍,我想起了千里之外的家乡湖泊,那里每临涨潮,挖砂船便大肆采集砂石,令岸堤岌岌可危,而枯水期的衰败之状,更是让我也听不见了自已呐喊的声音……

所幸,近两年家乡政府成立了巡逻队,每天巡弋在漫长的湖岸线看护着来此繁衍生息的生灵,政府也拨款收购上千亩稻田,为候鸟提供觅食之地。

是的,湖泊,这个人类的避难所,它常常于无声处关照并抚慰我们的灵魂,让我们在饱腹之时保持清醒和自律,并以仁慈之心回馈自然与苍生。

在洱海之滨,我的脑海数次想起电影《五朵金花》和《阿诗玛》的优美插曲,“大理三月好风光,蝴蝶泉边好梳妆。蝴蝶飞来采花蜜,阿妹梳头为哪桩……”空灵飘逸的歌吟像燕雀般飞抵苍山之巅,重新掀起岁月的面纱和内心的隐痛。我决定走进影院和剧场,重温经典的艺术熏陶和灵魂救赎。

登高望远,一切尽在眼底,那山,那白色民居,那一望无际的蓝色之水和追逐的海鸥……此刻,我愿意成为洱海的一尾弓鱼,在辽阔的浪涛之上自由穿梭。

张燕峰

我对树向来情有独钟。即使是在北方最严寒的日子里,我也喜欢到旷野里走一走,只为看一看那些树,那些冬天里的树。

冬天,那些落光了叶子的树是那么简约,有一种明朗疏阔的美。失去了繁密树叶的装饰,它们呈现出生命最本真的状态,就像一位浓妆艳抹的华贵妇人卸妆之后展现出素朴本色。万千枝条,或粗壮,或纤细,无一不自由舒展,在苍穹之下,在大地之上。那些枝条的排列是那么井然有序,毫无错杂之感。一切都是那么和谐,整棵树呈现出一种和谐之美。

冬天的树,在蓝天映衬下,是一帧无声的黑白照片,是一幅雄厚苍凉的剪影。

无风的时候,它们保持缄默,那气定神闲的样子像一位洞悉世事奥秘的智者,沉稳淡定;又像一位在思考宏大哲学命题的思想家,不言不语。它们不喧哗,不争宠,安然自在,各自安好。你专注地凝视着它们,它们也在安静地打量你。你的目光有多柔情,它们的目光就有多温馨。在与它们深情的对视中,忧伤痛苦会变成了一只鸟,扇动着黑色的羽翼飞离你,似乎树们以深沉广大的胸怀接纳了你的忧伤,收容了你的痛苦。在与它们无声的交流中,你的心也会越来越沉静,忍不住走上前去,含笑拥抱它,就像轻轻拥抱你久违的亲人和老友。你温柔地抚摸树干的每一寸肌肤,惊喜地说:“啊,真想不到会在这里与你相遇!”

冬天,寒风如鞭。

冬树,时时承受着无情的鞭打。但那又如何呢?寒风呼啸,拖着尖利的哨音,疯狂地肆虐它们的身体。而当寒风稍做喘息的时候,它们又挺立身姿,睥睨着寒风,似乎不在乎;来吧,来得更猛烈一些吧!它们是生长在大地上的不倒翁,狂风吹不倒,大雪压不倒。它们从来都是心平气和,不急不躁,坦然地面对自己的命运。与它们相比,喜欢抱怨,喋喋不休的人,多么浮躁、矫情。

一场狂野的寒风过后,经常看见那些纤细的枝条会折断,落在母亲的脚下。

啊,壮士断腕,疼痛吗?

但树,仍旧是毅然决绝。当不得不做出牺牲的时候,那就平静地“断舍离”吧。这何尝不是它们在严酷环境中的生存智慧。更多的时候,它们是勇敢的斗士,那些粗糙皴裂的褐色枝干,就是它们的武器,像剑,像戟,直刺苍穹。它们时时严阵以待,对抗着西北风。它们宁折不弯,从不束手投降。寒风越是肆虐,它们愈加风凉凛然,傲骨铮铮。

智者无言。大自然赋予树坚韧朴素的美德,昭示着我们怎么面对挫折和逆境。

当你读懂了冬天的树,你可能就会对生命多一分理解,或者还会努力活成树的姿态,面对世俗的风霜雨雪,面对暗流里的飞短流长,面对温情的人间烟火。

不嗔,不怨,笑容暖暖。

王晓霞

著名诗人何理传记《燕山牛》出版了。收到书后,心情好像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终于有人给何理立传了。

何理先生一生致力于文学事业,不但自己出版了十余部诗集,而且还手把手教人写诗,帮人改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承德出了一批在全国有影响诗人,这与何理先生的贡献是分不开的。给何理先生立传,实际上是给承德文学立传,给那个时代的中国诗坛立传。

“一首诗,写了一辈子
从一个小山村,写到中南海
从一个农民,写到一个公民
零点四十分,当你加完最后一个标点……”

这是何理的女婿王琦、女儿山花对他一生的描述。他从年轻时写下人生的第一行诗,让点点梅花永远烙印在写满诗行的白纸上,可以说,他是用最后一口气晕染了心中诗的气韵。

何理先生虽然一直在承德文联工作,却是桃李芬芳。经他发现、培养、提携和掖拔的学生,有上百人之多,这在承德文坛是无人企及的。其中他们有的走出大山,改变命运;有的在地方做文化工作,成为行业骨干;有的在文学创作上成就斐然。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众多人心中,点亮了一盏灯,让梦想照进现实。他播下诗歌的种子,让无数人的心灵土地不再荒芜和幽暗。

何理先生不善言辞,却能组织举办全国性的大型活动,“端阳诗会”“郭小川诗歌研讨会”“大地之声诗会”等,田间、流沙河、邵燕祥、谢冕、公刘、丁力、雷奔等名家云集,盛况空前。他创意推出的《国风》《燕山》《山庄文学报》等报刊,为多少文学家提供了机会和平台,让他们心中的梦想得以实现。因而,被誉为“承德诗歌保姆”。

1995年恩师何理在北京通州胸科医院住院,我和丈夫驱车前往探望。

走进病室看到何理先生坐在床上红光满面,不像是个肿瘤患者。相叙中,恩师谈的最多的依然是诗歌。他告诉我,《国风》已经复刊,《承德诗三百》也出书了。我看他谈到诗歌竟那么兴奋,一点病生的影子都没有。不禁感慨,恩师心里装着的都是承德的文学事业!

有人说,诗歌是灵魂的第二躯体,不仅能够承载人的思想,还能唤起人生世世的记忆,让所有的死亡充满意义。何理先生深谙此道,活出诗意是对生命的最高礼赞,他为我们呈现出乡土情怀和独到的诗意表达。

斯人已逝,来者可追。《燕山牛》通过一根根线条,勾勒出了诗人何理的雕像,用文学的力量,为我们呈现出了何理先生有温度、有风骨、灵动而鲜活、平凡而伟大的一生。

北国冬天里的树



《雪渔图》

(局部)

《雪渔图》为绢本设色画(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据认为创作于五代时期,作者未知。图中大雪纷飞,江岸丛竹被积雪压得朝下垂垂,对岸也笼罩在一片灰白的雪色中。立于岸边的渔翁,缩颈掩口,笠帽蓑衣满是雪花,不禁有刺骨寒意袭来。雪竹不用留白,而以白粉加涂,别有积雪浑厚之感。

此画构图严谨生动,人物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背景布置衬托得当,敷色以深蓝色为主,反而使淡色更为显著。笔法细致入微,如老翁之蓑衣毛,似青丝一般靓丽。将雪天里寒寒袭人的景色描绘得十分真切,渔翁形象刻画生动逼真。

供图·配文 络因

你我暮年,静坐庭前

张军霞

周末,阳光晴好,我回父母家。推开胡同深处那两扇吱呀作响的老木门,眼前是温情的一幕:老妈和老爸都坐在屋檐下晒太阳,他们一个手里捧着韭菜,一个在剥大蒜,正在轻声细语闲聊的他们,一看到我就笑了:“我们商量好了,今儿晌午要烙些韭菜盒子吃,可巧你就回来了……”头发都已花白的爸妈,一左一右坐在门前,收拾得十分整洁的小院,此时正铺满金色的阳光。这画面暖暖的,我不由在心里感叹:“等我老了,如果也有一个这样的院子,也能这样闲闲地坐在阳光下聊天,那该有多好啊。”

曾经,我并不好看爸妈之间的感情。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老爸不苟言笑,每天夹着公文包,骑着一辆黑色的自行车出门,回到家也不怎么插手家务活,常常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报纸,唯一的乐趣是喜欢养花,屋里屋外常常一片姹紫嫣红,处处生机盎然。老妈跟他的兴趣不同,忙完家务喜欢坐下来做些手工

活儿,比如给家里所有的人绣鞋垫、给孙辈们做老虎玩偶。她对花花草草不感兴趣,任凭老爸去捣鼓,她只在院子里留下一小片空地,种些时令的蔬菜,不过巴掌大的地方,她却像做针线活一样精打细算,硬是能种出韭菜、生菜、豆角、茄子不同的花样来。有时,老爸出来浇花,说:“看,海棠花又开了一朵!”老妈如果恰巧也在她的小菜园里,就会头也不抬地说:“花开有啥稀奇的?你看这里新长出的小黄瓜多嫩啊!”老爸同样不屑于去瞅黄瓜,两人就这样各得其乐,倒也相安无事。

我常常在心中问,爱好兴趣都不一样的两个人,一辈子生活在一起,是不是很有趣啊?前年,老爸生了一场大病,让我改变了对他们的想法。那时,老爸因术后身体虚弱,需要卧床静养,再也照料不了他那些花花草草,也不能再读书看报。老妈一改往日对花草的漠不关心,一天几次跑去问老爸:“多肉中午能晒太阳吗?瓶子里的富贵竹几天换一次水?”她还戴上老花镜,认认真真为老爸读报。我劝她说:“别费劲了,我给老爸手机里下载了听新

望火楼和护林员

杨志学

茫茫林海中
凸现一座碉堡式的建筑
它,被称为望火楼

这是护林员的家
室内,以简单之陈设
供生活之必须
但护林员以满足之心
做着忘我的事情
因为,这里是他的岗位
他要绝大多数日子待在这里
以孤独为友,与寂寞做伴
(不,数不清的树木是他的伙伴)
把这里变成了家
而常人眼里那真正意义上的家
于他而言成了很久才去一次的驿站

游客眼里的风景
却是林场生命之屏障
那一刻
我真切体会到了
什么是定心丸
什么叫千里眼

离开了大局子林场
却牢牢记住了望火楼
脑海里时常闪现出
那一张粗犷而黝黑的脸
护林员,真正的硬汉

其实,他并非沉默寡言
难忘那一天我们倾心交谈
他明亮的眼睛,质朴的话语
还有不时绽放出孩子般笑容的脸

这一年

马从春

这一年
夏天
我怀揣孤独和诗歌
在清冽月光下
与一朵三角梅相遇

这一年
风尘仆仆
在心中亮起一盏灯
为了你说的远方
星夜兼程

这一年
我如痴如狂
查阅所有的字典
才蓦然发现
这一年已经在后面



《沃格蒙特的玫瑰》皮埃尔·雷诺阿[法]
玛咖 供图